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四

史部

宋史卷三百七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三十五

常同

張致遠

薛徽言

陳淵

魏矼

潘良貴

呂本中

常同字子正邛州臨邛人紹聖御史安民之子也登政和八年進士第靖康初除大理司直以敵難不赴辟元

帥府主管機宜文字尋除太常博士高宗南渡辟浙江
機幕建炎四年詔故監察御史常安民左司諫江公望
抗節剛直觸怒權臣擯斥至死今其子孫不能自振朕
甚憫之召同至行在至則為大宗丞紹興元年乞郡得
柳州三年召還首論朋黨之禍自元豐新法之行始分
黨與邪正相攻五十餘年章惇唱於紹聖之初蔡京和
於崇寧之後元祐臣僚竄逐貶死上下蔽蒙釀成金人
之勢今國步艱難而分朋締交背公死黨者固自若也

恩歸私門不知朝廷之尊重報私怨寧復公議之顧臣
以為欲破朋黨先明是非欲明是非先辨邪正則公道
開而奸邪息矣上曰朋黨亦難破同對朋黨之結蓋緣
邪正不分但觀其言之實察其朋附之私則邪正分
而朋黨破矣上曰君子小人皆有黨同又對曰君子之
黨協心濟國小人之黨挾私害公為黨則同而所以為
黨則異且如元祐臣僚中遭讒謗竄殛流死而後禍亂
成今在朝之士猶謂元祐之政不可行元祐子孫不可

用上曰聞有此論同對以禍亂未成元祐臣僚固不能以自明今可謂是非定矣尚猶如此蓋今日士大夫猶宗京黼等傾邪不正之論朋黨如此公論何自而出願陛下始終主張善類勿為小人所惑又奏自古禁旅所寄必參錯相制漢有南北軍周勃用南軍入北軍以安劉氏唐李晟亦用神策軍以復京師是其效也今國家所仗惟劉光世韓世忠張俊三將之兵耳陛下且無心腹禁旅可備緩急項者苗劉之變亦可鑒矣除殿中侍

御史時韓世忠屯鎮江劉光世屯建康以私忿欲交兵
同奏光世等不思待遇之恩而驕狠尚氣無所忌憚一
旦有急其能相為唇齒乎望分是非正國典昔漢諸侯
王有過猶責師傅今兩軍幕屬贊畫無狀乞先黜責上
以章示兩軍呂頤浩再相同論其十事且曰陛下未欲
遽罷頤浩者豈非以其有復辟之功乎臣謂功出衆人
非一頤浩之力縱使有功宰相代天理物張九齡所謂
不以賞功者也頤浩罷相論知樞密院宣撫川陝張浚

喪師失地遂詔浚福州居住同與卒炳在臺同好惡上
皆重之金使李永壽等入見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
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上因語及武備曰今
養兵已二十萬同奏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偽齊
宿遷令張澤以二千人自拔來歸泗州守徐宗誠納之
韓世忠以聞朝論令世忠却澤等而械宗誠赴行在同
奏敵雖議和而兩界人往來未嘗有禁偽齊尚能置歸
受館立賞以招吾民今乃却澤人心自此離矣况宗誠

起土豪不用縣官財賦募兵自養為國障捍今因受澤而械之以沮士氣非策也詔處來歸者於淮南釋宗誠罪四年除起居郎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先是同嘗上疏論神哲二史曰章惇蔡京蔡卞之徒積惡造謗痛加誣詆是非顛倒循致亂危在紹聖時則章惇取王安石日錄私書改修神宗實錄在崇寧後則蔡京盡焚毀時政記日歷以私意修定哲宗實錄其間所載悉出一時姦人之論不可信於後世恭惟宣仁保佑之德豈容異辭

而蔡確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厚誣聖后收恩私門陛下
卽位之初嘗下詔明宣仁安社稷大功令國史院撫實
刊修又復悠悠望精擇史官先修哲宗實錄候書成取
神宗朱墨史考證修定庶毀譽是非皆得其實上深嘉
納至是命同修撰且諭之曰是除以卿家世傳聞多得
事實故也一日奏事上愀然曰向昭慈嘗言宣仁有保
佑大功哲宗自能言之正為宮中有不得志於宣仁者
因生誣謗欲辨白其事須重修實錄具以保立勞效昭

示來世此朕選卿意也同乞以所得聖語宣付史館仍
記於實錄卷末張俊乞復其田產稅役令一卒持書瑞
昌而凌悖其令郭彥參彥參繫之獄俊訴于朝令罷彥
參同併封還二命俄除集英殿修撰知衢州以疾辭除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七年秋以禮部侍郎召
還未數日除御史中丞車駕自建康回臨安同奏旋蹕
之初去淮益遠宜遣重臣出按兩淮詢人情利病察官
吏侵擾縱民耕墾勿收租稅數年之後田野加闢百姓

足而國亦足矣乃遣樞密使王庶視師同乞以此奏付
庶詢究罷行又言江浙困於月椿錢民不聊生上為減
數千緡又言吳玠屯師興利而西川人力已困玠項年
嘗講屯田願聞其積穀幾何減饋運幾何趙開李迥相
繼為都漕先後饋運各幾何令制漕帥司條具以聞然
後按實講究以紓民力又言國家養兵不為不多患在
於偏聚而不同力自用而不同心今韓世忠在楚張俊
在建康岳飛在江州吳玠在蜀相去隔遠情不相通今

陛下遣樞臣王庶措置邊防宜令庶會集將帥諭以國體協心共議禦敵常令諸軍相接以常山蛇勢一意國家無分彼此緩急應援皆有素定之術詔付王庶出示諸將同乞郡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湖州復召請祠詔提舉江州太平觀紹興二十年卒

張致遠字子猷南劍州沙縣人宣和三年中進士第宰相范宗尹薦其才召對擢為樞密院計議官建寇范汝為已降猶懷反側而招安官謝嚮陸棠受賄賂陰與之

通致遠謁告歸知其情還白執政請鋤其根柢於是捕
嚮崇及制置司屬官施宜生付獄詔參知政事孟庾為
福州宣撫使討賊韓世忠副之辟致遠為隨軍機宜文
字賊平除兩浙轉運判官改廣東轉運判官招撫劇盜
曾袞等賊衆悉降紹興四年以監察御史召未至除殿
中侍御史時江西帥胡世將請增和買絹折納錢致遠
上疏言折納絹錢本欲少寬民力而比舊增半是欲乘
民之急而厚其歛也從之金人與劉豫分道入寇宰相

趙鼎勸高宗親征朝士尚以為疑白鼎審處致遠入對
獨贊其決遷侍御史言聚財養兵皆出民力善理財者
宜固邦本請罷權福建鹽精擇三司使副以常平茶鹽
合為一官令計經常量入為出先務省節次及經理詔
戶部講究五年除戶部侍郎進吏部侍郎尋復為戶部
侍郎言陛下欲富國強兵大有為於天下願詔大臣力
務省節明禁僭侈自宮禁始自朝廷始額員可減者減
之司屬可併者併之使州縣無妄用歸其餘於監司監

司無妄用歸其餘於朝廷朝廷無橫費日積月聚惟軍
須是慮中興之業可致也除給事中尋以老母丐外以
顯謨閣待制知台州朝廷以海寇鄭廣未平改知福州
六年八月廣等降致遠選留四百人置營城外餘遣還
業復遣廣討他郡諸盜數月悉平八年正月再召為給
事中出知廣州尋以顯謨閣待制致仕十七年卒年五
十八致遠鯁亮有學識歷臺省侍從言論風旨皆卓然
可觀趙鼎嘗謂其客曰自鼎再相除政府外從官如張

致遠常同胡寅張九成潘良貴呂本中魏矼皆有士望
他日所守當不渝識者謂鼎為知人云

薛徽言字德老温州人登進士第為樞密院計議官紹
興二年遣使分行諸路徽言在選中以權監察御史宣
諭湖南時郴道桂陽旱饑徽言請于朝不待報卽諭漕
臣發衡永米以振而以經制銀市米償之所刺舉二十
人使還他使皆進擢宰相呂頤浩以徽言擅易守臣而
移用經制銀出知興國軍入為郎遷右司擢起居舍人

時秦檜與金人議和徽言與吏部侍郎晏敦復等七人同拜疏爭之一日檜於上前論和徽言直前引義固爭反復數刻中寒疾而卒高宗念之賻絹百匹特與遺表恩

陳淵字知默南劍州沙縣人也紹興五年給事中廖剛中書舍人胡寅朱震權戶部侍郎張致遠言淵乃權之諸孫有文有學自權在時器重特甚垂若流落負材未試充樞密院編修官會李綱以前宰相為江南西路安

撫制置大使辟為制置使機宜文字七年詔侍從舉直言極諫之士胡安國以淵應召對改官賜進士出身九年除監察御史尋遷右正言入對論比年以來恩惠太濫賞給太厚頒賚賜予之費太過所用既衆而所入實寡此臣所甚懼也周官唯王及后世子不會說者謂不得以有司之法治之非周公作法開後世人主侈用之端也臣謂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越式而論之若事事以式雖不會猶會也臣願陛下

凡有錫賚法之所無而於例有疑者三省得以共議戶部得以執奏則前日之弊息矣淵面對因論程頤王安石學術同異上曰楊時之學能宗孔孟其三經義辨甚當理淵曰楊時始宗安石後得程顥師之乃悟其非上曰以三經義解觀之具見安石穿鑿淵曰穿鑿之過尚小至於道之大原安石無一不差推行其學遂為大害上曰差者何謂淵曰聖學所傳止有論孟中庸論語主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安石皆暗其原仁道至大論語

隨問隨答惟樊遲問始對曰愛人愛特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愛為仁其言中庸則謂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己孟子七篇專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揚雄善惡混之言至於無善無惡又溺於佛其失性遠矣鄭億年復資政殿學士奉朝請召見于內殿淵言億年故相居中子雖為從官而有從賊之醜乞寢其職名不報億年右僕射秦檜之親黨也由是檜怒之除秘書少監兼宗政殿說書以祖名辭改宗正少卿以何鑄論罷主管台

州崇道觀十五年卒

魏砮字邦達和州歷陽人唐丞相知古後也少穎悟時方尚王氏新說砮獨守所學宣和二年上舍及第建炎四年召赴闕詔改宣教郎除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紹興元年遷樞密院計議官遷考功郎會星變砮因轉對言治平間彗出東方英宗問輔臣所以消弭之道韓琦以明賞罰為對比年以來賞之所加有未叅選而官已升朝者有未經任而輒為正郎者罰之所加有未到

任而例被衝替者有罪犯同而罰有輕重者力言大臣
黜陟不公所以致異上識其忠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
御史臨安火延燒數千家獻諛者謂非災異硃言春秋
定哀間數言火災說者謂孔子有德而魯不能用季孫
有惡而不能去故天降之咎今朝廷之上有姦慝邪佞
之人未逐乎百執事之間有朋附奔競之徒未汰乎搢
紳有公忠宿望及抱道懷藝有猷有守之士未用乎在
位之人畏人軋已方且蔽賢未聞推誠盡公旁招俊乂

宜鑒定哀之失甄別邪正亟加進用內侍李屢飲韓世忠家刃傷弓匠事下廷尉劄言內侍出入宮禁而狼戾發於盃酒乃至如此豈得不過為之慮建炎詔令禁內侍不得交通主兵官及預朝政違者處以軍法乞申嚴其禁以謹履霜之戒於是屨杖脊配瓊州遷侍御史賜劄五品服時朱勝非獨相劄論勝非無所建明惟知今日進呈一二細故明日啟擬一二故人而機務不決軍政不修除授挾私賢士解體又疏其五罪詔令勝非持

餘服又言國家命令之出必先錄黃其過兩省則給舍
得以封駁其下所屬則臺諫得以論列此萬世良法也
竊聞近時三省樞密院間有不用錄黃而直降指揮者
亦有雖畫黃而不下六部者望並依舊制劉豫挾金人
入寇宰相趙鼎決親征之議砭請扈從因命督江上諸
軍時劉光世韓世忠張俊三大將權均勢敵又懷私隙
莫肯協心砭首至光世軍中諭之曰賊衆我寡合力猶
懼不支況軍自為心將何以戰為諸公計當思為國雪

恥釋去私隙不獨有利於國亦將有利其身光世許之
遂勸其貽書二帥示以無他二帥復書交歡光世以書
聞由此衆戰屢捷軍聲大振上至平江魏良臣王繪使
金回約再遣使且有恐迫語砭請罷講和二字飭厲諸
將力圖攻取會金屢敗遁去使亦不遷遷秘書少監砭
在職七閱月論事凡百二十餘章尋乞補外除直龍圖
閣知泉州以親老辭知建州尋召還丐祠不允除權吏
部侍郎八年金使入境命砭充館伴使砭言項任御史

嘗論和議之非今難以專論秦檜召兀至都堂問其所
以不主和之意兀具陳敵情難保檜諭之曰公以智料
敵檜以誠待敵兀曰相公固以誠待敵第恐敵人不以
誠待相公耳檜不能屈乃改命吳表臣詔金使入境欲
屈已就和令侍從臺諫條奏來上兀言臣素不熟敵情
不知使人所需者何禮陛下所以屈已者何事賊豫為
金人所立為之北面陛下承祖宗基業天命所歸何藉
於金國乎傳聞奉使之歸謂金人悉從我所欲必無難

行之禮以重困我陛下何過自取侮乎如或不可從之
事儻輕許之他時反為所制號令廢置將出其手一有
不從便生兵隙予奪在彼失信在我非計之得也雖使
還我空地如之何而可保雖欲寢兵如之何而可寢雖
欲息民如之何而可息非計之得也陛下既欲為親少
屈更願審思天下治亂之機酌之羣情擇其經久可行
者行之其不可從者以國人之意拒之庶無後悔所謂
國人者不過萬民三軍爾搢紳與萬民一體大將與三

軍一體今陛下詢于搢紳民情大可見矣欲望速召大將各帶近上統制官數人同來詳加訪問以塞他日意外之憂大將以為不可則其氣益堅何憂此敵未幾丁父憂免喪除集英殿修撰知宣州不就改提舉太平興國宮自是奉祠凡四任丁內艱以卒

潘良貴字子賤婺州金華人以上舍釋褐為辟雍博士遷秘書郎時宰相蔡京與其子攸方以爵祿鉤知名士良貴屹然特立親故數為京致願交意良貴正色謝絕

除主客郎中尋提舉淮南東路常平靖康元年召還賜
對欽宗問孰可秉鈞軸者良貴極言何臬唐恪等四人
不可用他日必誤社稷陛下若欲扶危持顛之相非博
詢於下僚明揚於微陋未見其可語徹于外當國者借
為狂率黜監信州泃口排岸高宗卽位召為左司諫既
見請誅為黨使叛命者受刀國門卽敵人不取輕議宋
鼎又乞封宗室賢者於山東河北以壯國體巡幸維揚
養兵威以圖恢復黃潛善汪伯彥惡其言改除工部良

貴以不得其言求去主管明道宮越數年除提點荊湖
南路刑獄主管江州太平觀除考功郎遷左司宰相呂
頤浩從容謂良貴曰旦夕相引入兩省良貴正色對曰
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官非良貴可為也退語人曰宰相
進退一世人才以為賢邪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
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又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
以直龍圖閣知嚴州到官兩月請祠主管亳州明道宮
起為中書舍人會戶部侍郎向子諲入見語言頗褻良

貴故善子諛是日攝起居立殿上徑至榻前厲聲曰子
諛以無益之談久煩聖聽子諛欲退高宗顧良貴曰是
朕問之又諭子諛且歛語子諛復語久不止良貴叱之
退者再高宗色變閤門併彈之於是二人俱待罪有旨
良貴放罪子諛無罪可待良貴求去以集英殿修撰提
舉江州太平觀起知明州募年除徽猷閣待制提舉毫
州明道宮既歸不出者十年李光得罪良貴坐嘗與通
書降二官卒年五十七良貴剛介清苦壯老一節為博

士時王黼張邦昌俱欲妻以女拒之晚家居貧甚秦檜
諷令求郡良貴曰從臣除授合辭免今求之於宰相辭
之於君父良貴不敢為也其諫疏多焚藁僅存雜著十
五卷新安朱熹為之序

呂本中字居仁元祐宰相公著之曾孫好問之子幼而
敏悟公著奇愛之公著薨宣仁太后及哲宗臨奠諸童
穉立庭下宣仁獨進本中摩其頭曰孝於親忠於君兒
勉焉祖希哲師程頤本中聞見習熟少長從楊時游酢

尹惇遊三家或有疑異未嘗苟同以公著遺表恩授承
務郎紹聖間黨事起公著追貶本中坐焉元符中主濟
陰簿秦州士曹掾辟大名府帥司幹官宣和六年除樞
密院編修官靖康改元遷職方員外郎以父嫵奉祠丁
父憂服除召為祠部員外郎以疾告去再直祕閣主管
崇道觀紹興六年召赴行在特賜進士出身擢起居舍
人兼權中書舍人內侍李琮失料厯上以潛邸舊人不
用保任特給之本中言若以異恩別給非所謂宮中府

中當為一體者上見繳還甚悅令宰相臣諭之曰自今有所見第言之監階州草場苗互以賊敗有詔從黥本中奏近歲官吏犯賊多至黥籍然四方之遠或有枉濫何由盡知異時察其非辜雖欲拔拭其可得乎若祖宗以來此刑嘗用則紹聖權臣當國之時士大夫無遺類久矣願酌處常罰毋令姦臣得以籍口於後世從之七年上卒建康本中奏曰當今之計必先為恢復事業求人才卹民隱講明法度詳審刑政開直言之路俾人人得

以盡情然後練兵謀帥增師上流固守淮甸使江南先
有不可動之勢伺彼有釁一舉可克若徒有恢復之志
而無其策邦本未強恐生他患今江南兩浙科須日繁
閭里告病倘有水旱之絕姦宄竊發未審朝廷何以待
之近者臣庶勸興師問罪者不可勝數觀其辭固甚順
考其實不可行大抵獻言之人與朝廷利害絕不相侔
言不酬事不濟則脫身而去朝廷施設失當誰任其咎
鷙鳥將擊必匿其形今朝廷於進取未有秋毫之實所

下詔命已傳敵境使之得以為備非策也又奏江左形勢如九江鄂渚荆南諸路當宿重兵臨以重臣吳時謂西陵建平國之藩表願精擇守帥以待緩急則江南自守之計備矣內侍鄭謚落致仕得兵官本中言陛下進臨江潯將以有為今賢士大夫未能顯用巖穴幽隱未能招致乃起謚以統兵之任何邪命遂寢引疾乞祠直龍圖閣知台州不就主管太平觀召為太常少卿八年二月遷中書舍人三月兼侍講六月兼權直學士院金

使通和有司議行人之供本中言使人之來正當示以
儉約客館芻粟若務充悅適啟戒心且成敗大計初不
在此在吾政治得失兵財強弱願詔有司令無乏可也
初本中與秦檜同為郎相得甚歡檜既相私有引用本
中封還除目檜勉其書行卒不從趙鼎素主元祐之學
謂本中公著後又范冲所薦故深相知會哲宗實錄成
鼎遷僕射本中草制有曰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
霸散牛李之黨未如明是以去非檜大怒言于上曰本

中受鼎風旨伺和議不成為脫身之計風御史蕭振劾
罷之提舉太平觀卒學者稱為東萊先生賜謚文清有
詩二十卷得黃庭堅陳師道句法春秋解一十卷童蒙
訓三卷師友淵源錄五卷行于世

論曰傳有之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紹興之世呂頤浩秦
檜在相位雖有君子豈得盡其忠宋之不能圖復中原
雖曰天命豈非人事乎若常同張致遠薛徽言陳淵魏
矼潘良貴呂本中其才猷皆可以經邦其風節皆可以

屬世然皆論議不合奉祠去國可為永慨矣

宋史卷三百七十六

謹案卷三百七十五第二十三頁後三行頃臺諫
好以朋黨論士大夫刊本朋訛明據監本改

卷三百七十六第八頁後七行垂若流落按垂若
疑訛

第十九頁前三行童蒙訓三卷刊本蒙訛蒙據藝
文志改



總纂官
全書
校對官
王鍾健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

王鍾健

謄錄監生

臣

蔣予林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七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十五

史部

宋史卷三百七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傳第一百三十六

向子諲 陳規

季陵

盧知原

弟法原

陳楫

李璆

李朴

王庠

王衣

向子諲字伯恭臨江人敏中玄孫欽聖憲肅皇后再從姪也元符三年以后復辟恩補假承奉郎三遷知開封

府咸平縣豪民席勢犯法獄具上尹盛章方以獄空覲
賞却不受子諲以聞詔許自論決章大怒劾以他事勒
停宣和初復官除江淮發運司主管文字淮南仍歲旱
漕不通有欲濬河與江淮平者內侍主其議無敢可否
發運司檄子諲行子諲言自江至淮數百里河高江淮
數丈而欲濬之使平決不可曩有司三日一啟閘復作
澳儲水故水不乏比年行直達之法加以應奉往來啓
閉無節堰閘率不存今復故制嚴禁約則無患使者用

其言漕復通進秩一等召對除淮南轉運判官以戶部
奏諸路起發上供不及數降一官七年入為右司員外
郎不就以直祕閣為京畿轉運副使尋兼發運副使建
炎元年金人犯亳州子諲自勤王所以書遺金人言兵
勢逆順令退保河外金人遽以亳州等州守禦所牒報
之約日索戰語極不遜諸道兵畏縮不進時康王次濟
州子諲遣進士李植獻金帛及本司錢穀之在濟州者
以助軍費張邦昌僭位遣人持勅書往廬州問其家安

否子諲檄郡守馮詢提舉范仲使拘之以俟王命邦昌

又使其甥劉達賁手書來子諲不啟封焚之械繫達于

獄遣子澹請康王率諸將渡河出其不意以救二帝遣

將王儀統勤王兵至城下遷直龍圖閣江淮發運副使

子諲言去歲劉順奉淵聖蠟詔令監司帥守募兵勤王

臣卽鏤板徧檄所部而六路之間漠無應者間有團結

起發者類如兒戲姑以避責而已惟淮東一路臣親率

諸司粗成紀律然諸司猶有占吝錢物莫肯供億殊不

念君父幽處園城之中臣當時恨無利刃以加其頸今
京城失守二帝播遷儻賞罰不行恐金人再為邊患陛
下復欲起天下之兵而諸路翫習故常恬不知畏將何
恃以濟艱難哉願明詔大臣按劾諸路監司向承蠟詔
廢格不勤王及名為勤王而稽緩者悉加顯黜命諸路
提刑司究實以聞九月子諲罷以素為李綱所善故黃
潛善斥之明年知襲慶府道梗不能赴初邦昌為平章
軍國事子諲乞致仕避之坐言者降三官起復知潭州

禁卒為亂縱火掠市出瀏陽縣子諲遣通判孟彥卿等
進及攸縣平之金人破江西移兵湖南子諲聞警報率
軍民以死守宗室成中郎聿之隸東壁子諲巡城顧謂
曰君宗室不可效此曹苟簡聿之感激流涕金人圍八
日登城縱火子諲率官吏奪南楚門遁城陷坐敵至失
守落職罷轉運副使賈收言子諲督兵巷戰又收潰卒
復入治事帝亦以子諲與他守臣望風遁者殊科詔復
職紹興元年移鄂州主管荆湖東路安撫司劇盜曹成

據攸縣子諲軍于安仁遣使招之成聽命子諲又遣將
西扼衡陽南守宜章成逡巡不敢南向者百餘日諸郡
遂得割獲既而援兵不至成忿子諲扼已擁衆而南子
諲率親兵拒之會官軍潰度不可遏單騎入賊中諭以
國家威靈成不服執子諲歸會宣撫司都統制馬廣遣
人持吳敏檄諭成成許受招始釋子諲詔提舉江州太
平觀胡安國方避地湖南以書抵秦檜言子諲忠節可
以扶持三綱願憐其無救而陷于賊復加收用起知廣

州時恐賊度嶺故就用子諲守之又以言者罷遂致仕
尋起知江州改江東轉運使進秘閣修撰江東當餉劉
光世軍適劉豫入寇光世軍合肥以乏餉告亟退師子
諲馳至合肥具見糧以聞光世由是得罪進徽猷閣待
制徙兩浙路為都轉運使除戶部侍郎入見論京都舊
事頗及珍玩起居郎潘良貴故善子諲聞其言甚怒既
而子諲奏金國報聘及奠朱震事反復良久良貴徑至
榻前厲聲叱之曰子諲不宜以無益之談久煩聖聽子

諛欲退上謂良貴曰是朕問之也又諭子諛款語子諛復語久不止良貴叱之退者再上色變欲抵良貴罪中丞常同言良貴無罪願許子諛補外上併怒同張九成言士大夫所以嘉子諛者以其能眷眷於善類今以子諛故逐柱史又逐中司非所以愛子諛也上意稍解批諭同同言不已於是三人俱罷子諛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金使議和將入境子諛不肯拜金詔乃上章言自古人主屈己和敵未聞甚於此時宜却勿受忤秦

檜意乃致仕子諲相家子能脩飭自見於時友愛諸弟
置義莊贍宗族貧者初漕淮南時張邦昌偽詔至虹縣
令已下迎拜宣讀如常式獨武尉徐端益不拜而走事
定子諲言於朝易端益文資退閒十五年號所居曰薌
林卒年六十八

陳規字元則密州安丘人中明法科靖康末金人入侵
殺鎮海軍節度使劉延慶其徒祝進王在去為盜犯隨
郢復等州規為安陸令以勤王兵赴汴至蔡州道梗而

還會祝進攻德安府守棄城遁父老請規攝守事規遣
射士張立率兵討進却之既而在復與進合以砲石鵠
車攻城東規連戰敗之二人懼引衆去建炎元年除直
龍圖閣知德安府李孝義張世以步騎數萬薄城陽稱
受詔招規登城視其營壘曰此詐也亟為備夜半孝義
兵圍城遂大敗之與羣盜楊進相持十八日進技窮以
百人自衛抵濠上求和規出城與交質語進感之折箭
為誓而去董平引衆窺城遣其黨李居正黃進入城求

犒規斬進授居正兵為前鋒大破之升祕閣修撰尋除
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賜三品服俄升徽猷閣待
制時桑仲剽略襄漢間其副霍明屯兵郢上規請于朝
就以明守郢張浚都督行蜀道仲引兵窺之為王彥所
敗仲怒從數百騎來譙明明殺之奔劉豫以書招規規
械其使以聞李橫圍城造天橋填濠鼓譟臨城規帥軍
民禦之砲傷足神色不變圍急糧盡出家財勞軍士氣
益振橫遣人來願得妓女罷軍規不許諸將曰圍城七

十日矣以一婦活一城不亦可乎規竟不予會濠橋陷
規以六十人持火槍自西門出焚天橋以火牛助之須
臾皆盡橫拔砦去升徽猷閣直學士詔赴行在改顯謨
閣直學士徙知池州沿江安撫使入對首言鎮撫使當
罷諸將跋扈請用偏裨以分其勢上皆納之遷龍圖閣
直學士改知廬州尋又召赴行在以疾辭提舉江州太
平觀復起知德安府坐決察吏職鐫兩官金人歸河南
地改知順昌府葺城壁招流亡立保伍會劉錡領兵赴

京留守過郡境規出迎坐未定傳金人已入京城即告
錡城中有粟數萬斛勉同為死守計相與登城區畫分
命諸將守四門且明斥候募土人鄉導間諜布設粗畢
金游騎已薄城矣既至金龍虎大王者提重兵踵至規
躬擐甲胄與錡巡城督戰用神臂弓射之稍引退復以
步兵邀擊溺于河者甚衆規曰敵志屢挫必思出奇困
我不若潛兵斫營使彼晝夜不得休可養吾銳也錡然
之果劫中其砦殲其兵甚衆金人告急於烏珠規大饗

將士酒半問曰烏珠擁精兵且至策將安出諸將或謂
今已累捷宜乘勢全師而歸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
欲為緩急用況屢挫其鋒軍聲稍振規已分一死進亦
死退亦死不如進為忠也錡叱諸將曰府公文人猶誓
死守況汝曹邪兼金營近三十里烏珠來援我軍一動
金人追及老幼先亂必至狼狽不獨廢前功致兩淮侵
擾江浙震驚平生報君反成誤國不如背城一戰死中
求生可也已而烏珠至親循城責諸將用兵之失眾跪

曰南兵非昔比烏珠下令晨飯府庭且折箭為誓并兵
十餘萬攻城自將鐵浮屠軍三千遊擊規與錡行城勉
激諸將流矢及衣無懼色軍殊死鬪時方劇暑規謂錡
毋多出軍第更隊易器以逸制勞蔑不勝矣每清晨輒
堅壁不出伺金兵暴烈日中至未申氣力疲則城中兵
爭奮斬獲無算烏珠宵遁錡奏功詔褒諭之遷樞密直
學士規至順昌卽廣糴粟麥實倉廩會計議司移粟赴
河上規請以金帛代輸至是得其用成錡功者食足故

也移知廬州兼淮西安撫既至疾作有旨脩郡城規在
告吏抱文書入卧内規力疾起曰帥事機宜董之郡城
通判董之語畢而卒年七十贈右正議大夫有攻守方
略傳於世初規守德安時嘗條上營屯田事宜欲倣古
屯田之制合射士民兵分地耕墾軍士所屯之田皆相
險隘立堡砦寇至則堡聚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射士
皆分半以耕屯田民戶所營之田水田畝賦粳米一斗
陸田賦麥豆各五升滿三年無逋輸給為永業流民自

歸者以田還之凡屯田事營田司兼行營田事府縣官兼行皆不更置官吏條列以聞詔嘉獎之仍下其法於諸鎮自紹興以來文臣鎮撫使有威聲者惟規而已規端毅寡言笑然待人和易以忠義自許尤好振施家無贏財嘗為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閑雅怪而詢之乃雲夢張貢士女也亂離夫死無所託鬻身求活規即輟女奩嫁之聞者感泣規功名與諸將等而位不酬勞時共惜之乾道八年詔刻規德安守城錄頒天下為諸守將法

立廟德安賜額賢守追封忠利侯後加封智敏

李陵字延仲處之龍泉人登政和二年上舍第三遷太學博士論學術邪正異同長官怒譖之執政謫知舒城縣未幾除太常寺簿遷比部員外郎高宗即位從至揚州建炎二年守尚書右司員外郎太常少卿金人南侵帝幸杭州朝廷儀物皆委棄之陵奉九廟神主負之以行拜起居郎遷中書舍人三年六月淫雨詔求直言陵言金人累歲侵軼生靈塗炭怨氣所積災異之來固不

足怪惟先格王正厥事則在我者其可忽邪臣觀廟堂
無擅命之臣惟將帥之權太盛宮閭無女謁之私惟官
寺之習未革今將帥擁兵自衛浸成跋扈苗劉竊發勤
王之師一至凌轢官吏莫敢誰何此將帥之權太盛有
以干陽也宦寺縱橫上下共憤卒碎賊手可為戒矣比
聞復召藍珪黨與相賀聞者切齒此宦寺之習未革有
以干陽也洪範休徵曰肅時雨若謀時寒若咎徵曰狂
恒雨若急恒寒若自古天子之出必載廟主行示有尊

也前日倉卒迎奉不能如禮既至錢塘置太廟於道宮
薦享有闕留神御於河滸安奉後時不肅之咎臣意宗
廟當之比年盜賊例許招安未幾再叛反墮其計忠臣
之憤不雪赤子之冤莫報不謀之咎臣意盜賊當之道
路之言謂鑿與不久居此自臣臆度決無是事假或有
之不幾於狂乎軍興以來既結保甲又改巡社既招弓
手又募民兵民力竭矣而猶誅求焉不幾於急乎此皆
陰道太盛所致帝嘉納之時除梁揚祖為發運使給事

中劉寧止言其不可乃以起居郎綦崇禮權給事中書
讀陵封還錄黃又言防秋已迫願陛下先定兵衛及扈
從之臣萬一敵勢猖獗便當整駕親按營壘召諸道兵
以為援留將相大臣相率死守勿效前日百官跣足奔
竄以扈蹕為名棄城池以予敵使生靈墮塗炭財用填
溝壑時張浚為川陝等路宣撫處置使陵論其太專忤
旨罷為徽猷閣待制知太平州未行落職與祠數月復
職除知温州又改中書舍人皆力辭范宗尹薦其才命

知臨安府復為中書舍人入對言事有可深慮者四尚
可恃者一大駕未有駐蹕之地賢人皆無經世之心兵
柄分而將不和政權去而主益弱所恃以僅存者人心
未厭而已前年議渡江人以為可朝廷以為不可故諱
言南渡而降詔回鑾去年議幸蜀人以為不可朝廷以
為可故弛備江淮經營關陝以今觀之孰得孰失維揚
之變朝廷不及知而功歸宦寺錢塘之變朝廷不能救
而功歸將帥是致此曹有輕朝士之心黃潛善好自用

不能用人呂頤浩知使能不知任賢自張慙許景衡飲恨而死凡知幾自重者往往卷懷退縮今天下不可謂無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各招亡命以張軍勢各効小勞以報主恩然勝不相遜敗不相救大敵一至人自為謀耳周望在浙西人能言之張浚在陝右無敢言者夫軍事恐失機會便宜可也乃若自降詔書得無竊命之嫌邪官吏責以辦事便宜可也乃若安置從臣得無忌器之嫌邪以至賜姓氏改

缺

此皆傷於太專臣恐自

陝以西不知有陛下矣惟祖宗德澤在人心未忘所望
以中興者此耳陛下宜有以結之今欲薄歛以裕民財
而用度方闕輕徭以紓民力而師旅方興罪已之詔屢
降憂民之言屢聞丁寧切至終莫之信臣謂動民以行
不以言陛下爵當賢祿當功刑當罪施設注措無不當
理天下不心服者未之有也朱勝非除江西帥未行陵
言金人往年休士馬於燕山次年移河北又次年移京
東今寓淮甸無復去意患在朝夕可謂急矣若頤浩旣

去勝非未至金人南向兵不素練糧不素積又不設險
何以禦之臣願陛下更擇賢副預為經畫以待今日非
論安危實論存亡朝謀夕行當如拯溺豈可不惜分陰
詔劉洪道趣往池州措置防江除戶部侍郎范宗尹嘗
仕偽楚故凡受偽命者皆錄用陵因上疏曰前日士大
夫名節不立論事者皆喜攻之瑕疵既彰不復可用縱
加拔拭攻者踵來雖君相制命亦不能為之地臣試舉
其罪大者言之崇寧大觀以來黨助巨奸由詭道以饗

寵榮者不知幾何人邦昌亂朝不能死節者不知幾何人苗劉專殺拱手受制不知幾何人以義責之固不容誅以情恕之亦不幸耳弄筆墨者文致其罪既得惡名誰敢引薦臣願明詔宰執於罪戾中選擇實能量付以事勿因一眚廢其終身仍詔臺諫為國愛人勿復言詔謗其疏於朝堂侍御史沈與求劾陵承望宰執風旨罷官提舉杭州洞霄宮紹興元年復右文殿脩撰二年詔內外官言事陵言軍興以來朝廷誥牒非彊以予民則

莫售師旅糧草非彊取於民則莫給舊例和買無本可
支者久矣新行和糴能償其直幾何一遇軍興事事責
辦有不足者預借後年之賦雖名曰和實彊取之雖名
曰借其實奪之兵將衣食不取其飽煖取其豐美器械
不取其堅利取其華好務末勝本初無關心賊至則偽
言退保賊去則盛言收復遇敗以千為一遇勝以一為
千今乘輿服御之費十去七八百官有司之費十去五
六猶無益於國者軍太冗也張俊一軍以川陝贍之劉

光世一軍以淮浙贍之李綱一軍以湖廣贍之上供之物得至司農大府者無幾夫彊兵不在冗食今統領家口隨行一聞敵至擇精銳者護送老小其自隨者祇辦走耳當議者一擄掠婦女軍中多有養既不足寧免作過當議者二所至州郡邀求犒賞守令憚生事竭取民以奉之當議者三詭名虛券隨在批請枉費官物當議者四或假關節或行賄賂寄名軍籍規冒功賞當議者五願詔有司專意講求革因循以作士氣則軍政立復

徽猷閣待制帥廣先是惠州有狂男子聚衆數千僭號作亂陵入境誘其徒曾袞令以功贖罪不旬日擒之在官三年卒年五十五贈中大夫有文集十卷陵善言事奏疏可觀然附范宗尹則謂凡受僞命者皆當進用臺諫不當復以為言攻張浚則謂在蜀失於太專自陝以西將不知有陛下君子皆不謂然也幸醫王繼先授榮州防禦使陵草其制時論亦以此少之

盧知原字行之湖州德清人以父任知歙縣因近臣薦

赴都堂審察累遷梓州路轉運副使時承平既久戎備
皆弛知原招補兵籍築城亘二十餘里王黼當國費出
無藝知原因疏言之黼怒罷去久之起提點京東刑獄
改江西轉運副使過闕入奏徽宗勉之曰卿在蜀道功
效甚休遂賜三品服先是綱運阻於重江吏卒並緣為
姦知原悉意經理故先諸道上京師進一官尋除直秘
閣為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升秘閣脩撰提舉河北以
言者劾褫職歸吏部高宗即位復龍圖閣知温州時葉

濃陷建州楊勅陷處州知原繕甲兵增城浚隍聲勢隱
然帝東幸知原繇海道轉粟及金繒十餘萬至台州召
見稱獎擢右文殿脩撰管內安撫使在郡四年民繪像
祠之王師討范汝為召為添差兩浙轉運使罷提舉太
平觀都督孟庾辟為參謀改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諫
官唐輝言知原為政乖謬詔復為都督府參謀官章再
上遂以舊職奉祠紹興十一年十月卒弟法原

法原字立之自知雍丘縣積官太府少卿賜同上舍出

身使遼還遷司農卿賜三品服為吏部尚書以官秩次第履歷總為一書功過殿最開卷瞭然吏不能欺坐王黼累罷為顯謨閣待制紹興元年提舉臨安洞霄宮張浚承制起知夔州尋為龍圖閣學士川陝等路宣撫處置副使進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金人攻關輔叛將史斌陷興州諸郡多應者法原命諸將堅壁言戰者斬衆以為怯未幾河東經制使王燮以乏食班師法原開關納之與燮同破斌復興州方巨盜充斥秦隴叛兵

欲窺蜀法原極意拊循嚴為備禦傳檄諸路人心稍安
視山川險阻分地置將自洮岷至階成關師古主之屯
通川文龍至威茂劉錡主之屯巴西前後屢捷上所倍
重會烏珠攻關為吳玠所敗法原素與玠不睦玠因奏
功訟法原不濟師不餽糧不銓錄立功將士帝手詔詰
問法原自辨甚力上頗不直之憂恚卒于軍始法原為
川陝宣撫使上從容謂知原曰朕方以川陝付法原蓋
兄弟皆以材見稱於世故並用之也

陳桷字李士溫州平陽人以上舍貢辟雍政和二年廷對第三授文林郎冀州兵曹參軍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政和七年提點福建路刑獄福州調發防秋兵資糧不滿望殺帥臣變生倉卒吏民奔潰闔城震駭桷入亂兵中諭以禍福賊氣沮邀桷奏帥臣自斃桷詭從其請間道馳奏以前奏不實待罪朝廷以桷知變釋之叛兵既調行迺道追殺首惡二十餘人一方以安建炎四年五月復除福建路提刑尋以疾乞祠主管江州太平觀

紹興三年召為金部員外郎升郎中時言事者率毛舉細務略大利害桷抗言今當專講治道之本脩政事以攘敵國不當以細故勤聖慮如平時也又言刺史縣令滿天下不能皆得人乞選監司重其權久其任除太常少卿又陳攻守二策在於得人心脩軍政五年除直龍圖閣知泉州明年改兩浙西路提刑乞置鄉縣三老以厚風俗凡宮室車馬衣服器械定為差等重侈靡之禁八年遷福建路轉運副使十年復召為太常少卿適編

類徽宗御書成詔藏敷文閣柄以為舊制自龍圖至徽
猷皆設學士待制雜壓著令龍圖在朝請大夫之上至
徽猷在承議郎之上每閣相去稍遠議者疑其不備直
敷文閣者綴徽猷則與諸閣小異降之則班列太早欲
參酌取中並為一列不必相遠庶幾名位有倫仰稱陛
下嚴奉祖宗謨訓之意又言祫祭用太牢此祀典之常
駐蹕之初未能備禮止用一羊乞檢會紹興六年詔旨
復用太牢十一年除權禮部侍郎賜三品服普安郡王

出閤奉詔與吏部太常寺討論典故桷等議以國本未
立宜厚其禮以繫天下望乃以皇子出閤禮例上之或
以為太重詔以不詳具典故專任己意懷姦附麗與吏
部尚書吳表臣禮部尚書蘇符郎官方雲翼丁仲寧太
常屬王普蘇籍並罷尋以桷提舉江州太平觀十五年
知襄陽府充京西南路安撫使襄漢兵火之餘民物凋
瘵桷請于朝以今之戶數視承平時纔二十之一而賦
須尚多乞重行蠲減明年金房兵叛桷遣將平之而後

以聞漢水決溢漂蕩廬舍躬率兵民捍築隄岸賴以無虞以疾乞祠除祕閣脩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二十四年改知廣州充廣南東路經畧安撫使未至而卒年六十四桷寬洪醞籍以誠接物而恬於榮利當秦檜用事以永嘉為寓里士之夤緣攀附者無不躡登顯要桷以立螭之舊為人主所知出入頗挫晚由奉常少卿擢權小宗伯復以議禮不阿忤意遽罷其節有足稱自號無相居士有文集十六卷子汝楫汝賢汝諧孫峴以詞

學擢第官中書舍人直學士院

李璆字西美汴人登政和進士第調陳州教授入為國子博士出知房州時旣權官茶復彊民輸舊額貧無所出被繫者數百人璆至卽日盡釋之宣和三年廷議將取燕璆聞之曰百辟卿士一倡共和國家安危其幾在是上疏切諫大略謂太祖以聖武得天下將士皆百戰之餘以是而取燕雲宜易為力然趙普輩無敢贊其決者蓋識天下大勢且重民命故也今承太平之業父老

幸不識兵雖不得燕雲地何關於漢疏奏不省及燕既
平責監英州清溪鎮明年赦還為郎尋試中書舍人建
言元祐名臣子孫久被廢錮宜少寬之宦官譚稹出師
河北以無功廢將復進用瑆不肯書行會山東盜起州
縣不能制至河北無見糧軍士洶洶瑆條奏十事忤大
臣意罷紹興四年以集英殿脩撰知吉州江西兵素剽
悍瑆始視事有相挺為亂者亟捕誅首謀者撫循其餘
大布恩信境內遂安累遷徽猷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

置使成都舊城多毀圯璆至首命脩築俄水大至民賴以安三江有堰可以下灌眉田百萬頃久廢弗脩田萊以荒璆率部刺史合力脩復竟受其利眉人感之繪像祠于堰所間遭歲饑民徙發倉振活無慮百萬家治蜀之政多可紀有清溪集二十卷

李朴字先之虔之興國人登紹聖元年進士第調臨江軍司法參軍移西京國子監教授程頤獨器許之移虔州教授以嘗言隆祐太后不當廢處瑤華宮事有詔推

鞠忌者欲擠之死使人危言動之朴泰然無懼色旋追
官勒停會赦注汀州司戶徽宗即位翰林承旨范純禮
自言待罪四十六日不聞玉音謂朴曰某事宣便於國
乎某事宣便於民乎朴曰承旨知而不言無父風也純
禮泣下右司諫陳瓘薦朴有旨召對朴首言熙寧元豐
以來政體屢變始出一二大臣所學不同後乃更執圓
方互相排擊失今不治必至不可勝救又言今士大夫
之學不求諸已而惟王氏之聽敗壞心術莫大於此願

詔勿以王氏為拘則英材輩出矣蔡京惡朴鯁直他執政三擬官皆持之不下復以為虔州教授又嫉言者論朴為元祐學術不當領師儒罷為肇慶府四會令有姦民言邑東地產金寶立額買撲破田疇發墟墓厚賂乃已朴至請罷之改承事郎知臨江軍清江縣廣東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欽宗在東宮聞其名及即位除著作郎半歲凡五遷至國子祭酒以疾不能至高宗即位除祕書監趣召未至而卒年六十五贈寶文閣待制官

其子孫一人朴自為小官天下高其名蔡京將彊致之
俾所厚道意許以禁從朴力拒不見京怒形於色然終
不害也中書侍郎馮熙載欲邂逅見朴朴笑曰不能見
蔡京焉能邂逅馮熙載邪居官所至有聲在廣南止其
師孫竦以文具勤王不若發常賦助邊破漕使鄭良引
真臘取安南之計以息邊患人稱其智朴嘗自誌其墓
曰以天為心以道為體以時為用其可已矣蓋叙其平
生云有章貢集二十卷行於世

王庠字周彥榮州人累世同居號義門王氏祖伯琪以
義聲著於鄉州有鹽井籍民煎輸多至破產惟有祿之
家得免伯琪請於州均之官戶而仕者誣訴之賁恨以
歿父夢易登皇祐第力成父志言於州縣不聽言於刺
史言於三司三司以聞還籍沒者三百五十五家蠲歲
額三十萬斤嘗攝興州改川茶運置茶鋪免役民歲課
亦辦部刺史恨其議不出已以他事中之鐫三秩罷歸
而卒母向氏欽聖憲肅后之姑也庠幼穎悟七歲能屬

文儼如成人年十三居父喪哀憤深切謂弟序曰父以
直道見擠毋撫柩誓言期我兄弟成立贈復父官乃許
歸葬相與勉之且制科先君之遺意也吾有志焉遂閉
戶窮經史百家書傳注之學尋師千里究其旨歸蚤歲
上范純仁蘇轍張商英書皆持中立不倚之論呂陶蘇
轍皆器重之嘗以經說寄蘇軾謂二帝三王之臣皆志
於道惟其自得之難故守之至堅自孔孟作六經斯道
有一定之論士之所養反不逮古乃知後世見六經之

易忽之不行也軾復曰經說一篇誠哉是言元祐中呂
陶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薦之庠以宋邦傑學成未
有薦者推使先就陶聞而益加敬未幾當紹聖諸臣用
事遂罷制科庠嘆曰命也無愧先訓以之行已足矣崇
寧壬午歲應能書為首選京師蝗庠上書論時政得失
謂中外壅蔽將生外敵之患張舜民見之歎其危言下
第徑歸奉親養志不應舉者八年大觀庚寅行舍法於
天下州復以庠應詔庠曰昔以母年五十二求侍養不

復願仕今母年六十乃奉詔豈本心乎時嚴元祐黨禁
庠自陳蘇軾蘇轍范純仁為知己呂面王吉嘗薦舉黃
庭堅張舜民王鞏任伯雨為交游不可入舉求仕願屏
居田里以弟序升朝贈父官始克葬葬而母卒終喪復
舉八行事下太學大司成考定為天下第一詔旌其門
朝廷知其不可屈賜號處士尋改潼川府教授賜出身
及章服一日四命俱至竟力辭不受雖處山林唱酬賦
詠皆愛君憂國之言太后念其姑嘗欲官庠以遜其弟

姪及甥且以田均給庶兄及前母之姊庠卒孝宗謚曰
賢節序宣和間以恩倖至徽猷閣直學士庠浮沉其間
各建大第或者謂其晚節隱操少衰云

王衣字子裳濟南歷城人以門蔭仕中明法科歷深冀
二州法曹掾入為大理評事升寺正林靈素得幸將毀
釋氏以逞其私襄州僧杜德寶毀體然香有司觀望靈
素意捕以聞衣閱之曰律自傷者杖而已靈素求內批
坐以害風教竄流之停衣官尋予祠為陝西都轉運司

主管文字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通判襲慶府知濠
州未行召為刑部員外郎建炎初為司勲郎中遷大理
少卿三年韓世忠執苗傅劉正彥獻俘檻車幾百兩先
付大理獄將盡尸諸市衣奏曰此曹在律當誅顧其中
婦女有僱買及鹵掠以從者高宗矍然曰卿言極是朕
慮不及此也卽詔自傅正彥妻子外皆釋之范瓊有罪
下大理寺衣奉詔鞠之瓊不服衣責以靖康圍城中逼
遷上皇擅殺吳革迎立張邦昌事瓊稱死罪衣顧吏曰

囚詞服矣遂賜死釋其親屬將佐四年升大理卿初帶御器械王球為龍德宮都監盡盜本宮寶玉器玩事覺帝大怒欲誅之衣曰球固可殺然非其所隱匿則盡為敵有何從復歸國家乎乃寬之先是百司愆戾付寺劾之至三問取伏狀被劾者懼對莫敢辨衣奏曰伏與辨二事也若一切取伏是以威迫之不使自直非法意也乞三問未承者聽辨從之同詳定一司勅令刪雜犯死罪四十七條書成帝嘉其議法詳明紹興元年權刑部

侍郎二年除集英殿脩撰奉祠既而趙令時應詔薦之復召為刑部侍郎為言者所格四年卒于家衣質直和易持法不阿議者賢之

論曰向子諲以相家之子克飭臣節陳規以文儒之臣有聲鎮守可謂拔乎流俗者焉李陵言事不諱二盧兄弟並用以材見稱陳桷守禮知變李璆為政有惠咸足紀焉李朴不誅權威王庠志高而晚節頗衰王衣明恕而用刑不刻雖或器識不齊亦皆不曠其職也歟

宋史卷三百七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舊要卷六十六

史部

宋史卷三百七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三十七

衛膚敏

劉珏

胡舜陟

沈晦

劉一止

弟寧止

胡交脩

綦崇禮

衛膚敏字商彥華亭人以上舍生登宣和元年進士第授文林郎南京宗子博士尋改教授六年召對改宣教

郎祕書省校書郎命假給事中賀金主生辰膚敏奏曰
彼生辰後天寧節五日金人未聞入賀而反先之以失
國體萬一金使不來為朝廷羞請至燕山候之彼若不
來則以幣置境上而已帝可其奏既至燕金賀使果不
至遂置幣而返七年復假給事中以行及慶源府逢許
亢宗還語金國事曰彼且大入其勢不可往膚敏至燕
報愈急衆懼不敢進膚敏叱曰吾將君命以行其可止
乎既至金國知其兵已舉殊不為屈及將還金人所答

國書欲以押字代璽膚敏力爭曰押字宜所以交鄰國
論難往復卒易以璽及受書欲令雙跪膚敏曰雙跪乃
北朝禮安可令南朝人行之哉爭辯踰時卒單跪以受
金人積不悅中道羈留且半年至涿州新城與幹里雅布
遇遣人約相見拒之不可遂語之曰必欲相見其禮當
如何曰有例膚敏笑曰例謂趨伏羅拜此禮焉可用北
朝止一君耳皇子郎君雖貴人臣也一介之使雖賤亦
人臣也兩國之臣相見而用君臣之禮是北朝一國有

二君也金人氣折始曰唯所欲膚敏長揖而入既坐金人出誓書示之膚敏却不視曰遠使久不聞朝廷事此書真偽不可知因論用兵事又以語折之幾復為所留靖康初始還進三官遷吏部員外郎會高麗遣使來賀命假太常少卿往接之朝論欲改稱宣問使膚敏曰國家厚遇高麗久矣今邊事方作不可遽削其禮失遠人心願姑仍舊乃復稱接伴使既至明州會京師多難乃便宜稱詔厚賜使者遣還建炎元年復命自劾矯制之

罪高宗嘉賞遷衛尉少卿建議兩河諸郡宜降蠟書許
以世襲使各堅守陝西山東淮南諸路並令增陴浚隍
徙民入城為清野計命大臣留守汴京車駕早幸江寧
帝頗納之遷起居舍人言前日金人憑陵都邑失守朝
臣欲存趙氏者不過一二人而已其他皆屈節受辱不
以為恥甚者為敵人歛金帛索妃嬪無所不至求其能
詐楚如紀信者無有也及金人偽立叛臣僭竊位號在
廷之臣逃避不從及約敵退歸位趙氏者不過一二人

而已其他皆委質求榮不以為愧甚者為叛臣稱功德
說符命主推戴之議草勸進之文無所不為求其擊朱
泚如段秀實者無有也今陛下踐祚之初苟無典刑何
以立國凡前日屈節敵人委質偽命者宜差第其罪大
則族次則誅又其次竄殛下則斥之遠方終身不齒豈
可猶畀祠祿使塵班列哉又言今二帝北遷寰宇痛心
願陛下愈自貶損不忘報雪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減
嬪御斥聲樂以至歲時上壽春秋錫宴一切罷之雖饗

郊廟亦不用樂必俟兩宮還闕然後復常庶幾精誠昭格天地感動人心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言行在頗興土木之役非所以示四方乞罷築承慶院昇陽宮又奏凡黜陟自中出者皆由三省乃得奉行或戾祖宗成憲者皆許執奏時內侍李志道以赦恩復保慶軍承宣使添差入內都知膚敏極論罷之初欽宗內侍昭慶軍承宣使容機園城中時乞致仕高宗卽位命起之膚敏言自古帝王未有求闍寺於閑退而用者遂寢后父邢煥

除徽猷閣待制太后兄子孟忠厚顯謨閣直學士膚敏
言非祖宗法煥尋換武職忠厚自若俄遷膚敏中書舍
人膚敏懇奏曰昔司馬光論張方平不當參知政事自
御史中丞遷翰林學士光言以臣為是則方平當罷以
臣為非則臣當貶今兩無所問而遷臣臣所未諭臣雖
不肖願附於司馬光又言事母后莫若孝待戚屬莫若
恩勸臣下莫若賞今陛下順太母以非法非所謂孝處
忠厚以非分非所謂恩不用臣言而遷其官非所謂賞

一舉而三失矣帝命宰相諭膚敏曰朝廷以次遷官非因論事也膚敏猶不拜居家踰月及忠厚改承宣使詔后族勿除從官膚敏始拜命又言中書根本之地舍人所掌不特演綸而已凡命令不合公議者率封還之會膚敏知貢舉有進士向烈對省試策謬稱臣諫官李處遯乞正考官鹵莽之罪以集英殿脩撰提舉洞霄宮或謂膚敏在後省論事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惡故因事斥之三年春召赴行在時帝次平江膚敏入見言及時事

泣下帝亦泣曰卿今宜知無不言有請不以時對膚敏
謝曰臣項嘗三為陛下言揚州非駐蹕之地乞早幸江
寧今錢塘亦非帝王之都宜須事定亟還金陵因陳所
以守長江之策帝善其言翌日再對歸得疾然猶力疾
扈蹕至臨安俄除刑部侍郎未拜謁告歸華亭就醫許
之遷禮部侍郎初膚敏久疾卧舟中不能朝時苗劉之
變帝未反正宰相朱勝非言於隆祐太后以膚敏稱疾
坐觀成敗無人臣節及卒始明其非偽云年四十九特

贈大中大夫子仲英仲傑仲循

劉珏字希范湖州長興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初游大學以書遺中書舍人鄒浩曰公始為博士論取士之失免所居官在諫省斥宮掖之非遠遷嶺表宣逆計禍福邀後日報哉固欲蹈古人行也今庶政宣盡修明百官宣盡忠實從臣繼去宣盡非才言官屢逐宣盡有罪信任踰曩昔而拱默不言天下之士竊有疑焉願有以慰塞羣望浩得書愧謝之宣和四年擢監察御史坐言事

知舒州留為尚書主客員外郎靖康初議皇帝朝謁上
皇儀欲以家人禮見於內庭珣請皇帝設大小次俟上
皇御坐宰臣導皇帝升自東階拜於殿上則有君之尊
有父之敬又謂君於大臣或賜劍履上殿或許子孫扶
掖皇帝朝謁宜令環衛士卒侍立於殿西宰執三衙侍
從等官扶持於殿上如請帝坐卽宰執等退立西隅遷
太常少卿討論皇帝受冊寶故事珣言唐太宗明皇皆
親受父命未嘗再行冊禮肅宗卽位於靈武故明皇遣

常見素就冊之宣政授傳國璽羣臣上尊號至德宗踵行之後世以為非議遂寢除中書舍人陳十開端之戒曰陛下卽位罷御筆止營繕登俊又詘虛誕戢內侍之權開言者之路命令既當未嘗數改任用既公率皆稱職賞必視功政必核實此天下所以指日而徯太平也比者內降數出三省罕有可否此御筆之開端也教子弟既有其所又撤而新之長入祗候之班勢若可緩亟而成之此營繕之開端也河陽付之庸才涇原委之貪

吏此任用失當之開端也花石等濫賞旣治復止馬忠
統兵累行累召此命令數易之開端也三省密院議論
各有所見啟擬各舉所知持不同不比之說忘同寅協
恭之議此大臣不和之開端也內路之帥擅作聖旨指
揮行郡之守稱為外任監當此臣下誕謾之開端也董
局務者廣辟官屬侍帷幄者分爭殿廬此內侍恣橫之
開端也兩省繳奏多命以次行下或戒以不得再繳臺
諫言事失當率責為遠小監當此言路壅塞之開端也

恤民之詔累下未可行者多是為空文無實德此政事失信之開端也隨龍第賞冠帶之工亦推恩金兵扣闕禮房之吏亦進秩此爵賞潛濫之開端也是十者雖未若前日之甚其端已見杜而止之可以馴致治平因而循之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詹度都堂稟議中書舍人安扶持不可改命珏書行珏言伐燕之役度以書贊童貫大舉去秋蔡靖屢以金人點集為言度獨謂不應有此遂不設備請竄度嶺表詔予宮祠李綱以觀文殿

學士知揚州安扶又持不可珏言韓琦好水之敗韓絳
西州之敗皆不免黜責綱勇於報國銳於用兵聽用不
審數有敗衄宜降黜以示懲戒綱改宮祠吏部侍郎馮
澥言珏持兩端為綱遊說提舉亳州明道宮建炎元年
復召為中書舍人至泗州上書言金人尚有屯河北者
萬一猖獗而南六飛豈能無警乞早賜行幸西兵驍勇
宜留以為衛西京舟船恐金人籍以為用並令東下時
李綱已議營南陽珏未知也既至極言南陽兵弱財單

乘輿無所取給乞駐蹕金陵以待敵汪伯彥黃潛善皆主幸東南帝遂如揚州潛善兄潛原除戶部尚書珣言兄弟不可同居一省帝遣張慤諭旨珣論如初詔潛原提舉醴泉觀遷給事中論內降營繕二事曰陛下以前朝房院而建承慶院議者以為營造寢廣以隆祐太后時有御筆議者以為內降數出蓋除授不歸中書工役領之內侍此人言所以籍籍也營繕悉歸有司中旨皆許執奏則衆論息矣孟忠厚除顯謨閣直學士邢煥徽

猷閣待制珏封還言舊制外戚未有為兩禁官者詔煥
換武階帝曰忠厚乃隆祐太后族宜體朕優奉太后之
意珏持益堅忠厚尋亦換武階遷吏部侍郎同修國史
言淮甸備敵兵食為先今以降卒為見兵以糴本為見
糧無一可時維揚城池未修軍旅多闕卒有不虞何以
待之已而金人果乘虛大入帝亟如臨安以珏為龍圖
閣直學士知宣州俄復為吏部侍郎以久雨詔求言珏
疏論消天變收人心數事詞極激切并陳荆陝江淮守

禦之略願申詔大臣悉屏細務唯謀守禦自京及荊淮
之郡置大帥屯勁兵命沿江之守各上措畫之方明斥
堠設險阻節大府之出廣大農之入檢察戰艦而習之
則守禦詳盡人心安天意回大業昌矣遷吏部尚書隆
祐太后奉神主如江西詔珏為端明殿學士權同知三
省樞密院事從行時詔元祐黨籍及上書廢錮人追復
故官錄用子孫施行未盡者珏悉奏行之又言常安民
張克公嘗論蔡京罪乞厚加恩至洪州疏言修治巡幸

道路之役略曰陛下遭時艱難躬履儉約前冬幸淮甸
供帳敝舊道路險狹未嘗介意今聞衢信以來除治道
路科率民丁急如星火廣市羊豕備造服用使農夫不
得獲齊民不得休非陛下儉以避難之意也乞降詔悉
罷金人攻吉州分兵追太后舟至太和縣衛兵皆潰珏
奉太后退保虔州監察御史張延壽論珏罪珏亦上書
自劾踰嶺俟命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延壽論不已責
授祕書少監貶衡州紹興元年許自便明年以朝散大

夫分司西京卒於梧州年五十五官其二子八年追復
龍圖閣學士有吳興集二十卷集議五卷兩漢蒙求十
卷

胡舜陟字汝明徽州績溪人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歷州
縣官為監察御史奏御史以言為職故自唐至本朝皆
論時事擊官邪與殿中侍御史同崇寧間大臣欲便已
遂變祖宗成憲南臺御史始有不言事者多事之時以
開言路為急乞下本臺增入監察御史言事之文以復

祖宗之制以內艱去服闋再為監察御史奏河北金兵已遁備禦尤不可不講欽宗即位又言今結成邊患幾傾社稷自歸明官趙良嗣始請戮之以快天下遂誅良嗣又奏今邊境備禦之計兵可練粟可積獨將為難得請詔內外之臣並舉文武官才堪將帥者又奏上殿班先臺後諫祖宗法也今臺臣在諫臣下乞今後臺諫同日上殿以臺諫雜壓為先後遷侍御史奏向者晁說之乞皇太子講孝經讀論語間日讀爾雅而廢孟子夫孔

子之後深知聖人之道者孟子而已願詔東宮官遵舊制先讀論語次讀孟子又奏涪陵譙定受易於郭雍究極象數逆知人事洞曉諸葛亮八陣法宜厚禮招之高宗即位舜陟論宰相李綱之罪帝不聽言者論其嘗事偽廷除集英殿修撰知廬州時淮西盜賊充斥廬人震恐日具舟楫為南渡計舜陟至修城治戰具人心始安冀州雲騎卒孫琪聚兵為盜號一海蝦至廬舜陟乘城拒守琪邀資糧舜陟不與衆請以粟遺之舜陟曰吾非

有所愛顧賊心無厭與之則示弱彼無能為也乃時出兵擊其抄掠者琪宵遁舜陟伏兵邀擊得其輜重而歸濟南僧劉文舜聚黨萬餘保舒州投子山縱剽舜陟遣介使招降之時丁進李勝合兵為盜蘄壽間舜陟遣文舜破之張遇自濠州奄至梁縣舜陟使毀竹里橋伏兵河西伺其半渡擊敗之又請以身守江北以護行宮帝壯其言擢徽猷閣待制充淮西制置使范瓊自壽春渡淮貽書責贍軍錢帛舜陟諭以逆順瓊乃去自軍興後

淮西八郡羣盜攻蹂無全城舜陟守廬二年按堵如故
以徽猷閣待制知建康府充沿江都制置使踰年改知
臨安府復為徽猷閣待制充京畿數路宣撫使尋罷遷
廬壽鎮撫使改淮西安撫使至廬州潰兵王全與其徒
來降舜陟散財發粟流民漸歸改知靜江府詔措置市
戰馬御史中丞常同奏舜陟克暴傾險罷之後十八年
復為廣西經略以知邕州俞偃有賊為運副呂源所按
事連舜陟提舉太平觀先是舜陟與源有隙舜陟因討

柳賊劾源沮軍事源以書抵秦檜訟舜陟受金盜馬非
訕朝政檜素惡舜陟入其說奏遣大理寺官哀柩燕仰
之往推劾居兩旬辭不服死獄中舜陟有惠愛邦人聞
其死為之哭妻江氏訴於朝詔通判德慶府洪元英究
實元英言舜陟受金盜馬事涉曖昧其得人心雖古循
吏無以過帝謂檜曰舜陟從官又罪不至死勘官不可
不懲遂送柩仰之吏部

沈晦字元用錢塘人翰林學士沈邁孫宣和間進士廷

對第一除校書郎遷著作佐郎金人攻汴京借給事中
從肅王樞出質斡里雅布軍金人再攻也與之俱南京城
陷邦昌偽立請金人歸馮澥等晦因得還真為給事中
高宗即位言者論晦雖使金艱苦而封駁之職不可以
賞勞除集英殿修撰知信州帝如揚州將召為中書舍
人侍御史張守論晦為布衣時事帝曰頃在金營見其
慷慨士人細行豈足為終身累邪不果召知明州移處
州帝如會稽移守婺州賊成皋入寇晦用教授孫邦策

率民兵數百出城與戰大敗晦欲斬邦策已而釋之時
浙東防遏使傅崧卿在城中單騎往說臯臯遂降進徽
猷閣待制以言者論晦妄用便宜指揮行事降集英殿
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尋復徽猷閣待制知宣州移
知建康府甫踰月以御史常同論罷紹興四年起知鎮
江府兩浙西路安撫使過行在面對言藩帥之兵可用
今沿江千餘里若令鎮江建康太平池鄂五郡各有兵
一二萬以本郡財賦易官田給之敵至五郡以舟師守

江步兵守隘彼難自渡假使能渡五郡合擊敵雖善戰不能一日破諸城也若圍五郡則兵分勢弱或以偏師綴我大軍南侵則五郡尾而邀之敵安敢遠去此制稍定三年後移江北糧餉器械悉自隨又自乞分兵二千及召募敢戰士三千參用昭義步兵法期年後京口便成彊藩時方以韓世忠屯軍鎮江不果用劉麟入寇世忠拒于揚州晦乞促張俊兵爲世忠援趙鼎稱晦議論激昂帝曰晦誠可嘉然朕知其人言甚壯膽志頗怯更

觀臨事能副所言與否然晦不為世忠所樂尋提舉臨
安府洞霄宮起為廣西經略兼知靜江府先是南州蠻
酋莫公晟歸朝歲久用為本路鈐轄羈縻之後遁去旁
結諸峒蠻歲出為邊患晦選老將羅統戍邊招誘諸酋
喻以威信皆詣府請降晦犒遺之結誓而去自是公晟
孤立不復犯邊晦在郡歲買馬三千匹繼者皆不能及
進徽猷閣直學士召赴行在除知衢州改潭州提舉太
平興國宮卒晦膽氣過人不能盡循法度貧時尤甚故

累致人言然其當官才具亦不可掩云

劉一止字行簡湖州歸安人七歲能屬文試太學有司欲舉八行一止曰行者士之常不就登進士第為越州教授參知政事李邴薦為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紹興初召試館職其略曰事不克濟者患在不為不患其難聖人不畏多難以因難而圖事耳如其不為俟天命自回人事自正敵國自屈盜賊自平有是哉高宗稱善且諭近臣以所言剴切知治道欲驟用執政不樂除祕

書省校書郎考兩浙類試以科舉方變欲得通時務者
同列皆患無其人一止出一卷曰是宜為首啟號乃張
九成也衆皆厭服遷監察御史上疏謂天下之治衆君
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君子雖衆道則孤
小人雖寡勢易蔓不加察則小人伺隙而入以敗政矣
又言陛下憫宿蠹未除頽綱未振民困財竭故置司講
究然未聞有所施行得無有以疑似之說欺陛下曰如
此將失人心夫所謂失人心者必刑政之苛賦役之多

好惡之不公賞罰之不明若皆無是則所失者小人之
心耳何病焉時庶事草創有司以吏所省記為法吏並
緣為奸一止曰法令具在吏猶得舞文矧一切聽其省
記所欲與則陳與例欲奪則陳奪例與奪在其牙頰患
可勝言哉請以省記之文刊定頒行庶幾絕姦吏弄法
受財之弊從之踰年而書成秦檜請置修政局一止言
宣王內修政事修其外攘之政而已今之所修特簿書
獄訟官吏遷降土木營建之務未見所當急也又謂人

才進用太遽仕者或不由銓選朝士入而不出外官雖有異能不見召用非軍事而起復皆倖門不塞之故請選近臣曉財利者倣劉晏法瀕江置司以制國用鄉村置義倉以備水旱增重監司之選後多採用其言遷起居郎奏事帝迎語曰朕親擢也繇六察遷二史祖宗時有幾一止謝先朝惟張洎李昉耳因極陳堂吏官官之蠹執政植私黨無憂國心翌日罷主管台州崇道觀召為祠部郎知袁州改浙東路提點刑獄為祕書少監復

除起居郎擢中書舍人兼侍講莫將賜出身除起居郎
一止奏將以上書助和議驟自太府丞綴從班前此未
有臣乃與將同命願併臣罷之不報遷給事中徐偉達
者嘗事張邦昌為郎得知池州一止言偉達既仕偽廷
今付以郡無以示天下孟忠厚乞試郡一止言后族業
文如忠厚雖可為郡他日有援例者何以却之汪伯彥
知宣州入覲詔以元帥府舊人特依見任執政給奉一
止言伯彥誤國之罪天下共知以郡守而例執政殆與

異時非待制而視待制非兩府而視兩府者類矣帝皆為罷之於凡貴近之請雖小事亦論執不置御史中丞廖剛謂其僚曰臺當有言者皆為劉君先矣居瑣闥百餘日繳奏不已用事者始忌奏一止同周葵薦呂廣問迎合李光罷提舉江州太平觀進敷文閣待制御史中丞何若奏一止朋附光偃蹇慢上落職罷祠後八年請老復職致仕秦檜死召至國門以病不能拜力辭進直學士致仕卒年八十三一止冲澹寡欲嘗誨其子曰吾

平生通塞聽於自然唯機械不生故方寸自有樂地博
學無不通為文不事纖刻制誥坦明有體書詔一日數
十輒辨嘗言訓誥者賞善罰惡詞也豈過情溢美怒鄰
罵坐之為哉其草顏魯公孫特命官制甚為帝歎賞為
手書之詩自成家呂本中陳與義讀之曰語不自人間
來也有類藁五十卷子蠻螯從弟寧止

寧止字無虞登宣和進士甲科除太學錄校書郎建炎
初為浙西安撫大使司參議改兩浙轉運判官苗傅劉

正彥之變寧止自毗陵馳詣京口金陵見呂頤浩劉光世勉以忠義退而具軍須以佐勤王除左司郎官辭帝復位除右司郎官給事中梁揚祖為發運使寧止再疏論駁以添差江淮荆湖制置發運副使扈從隆祐太后幸江西尋為兩浙轉運副使錄勤王功直龍圖閣進祕閣修撰主管崇道觀提點江淮等路坑冶鑄錢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進右文殿修撰寧止言京口控扼大江為浙西門戶請分常州江陰軍及崑山常熟二縣隸本

司庶防秋時沿江號令歸一可以固守權戶部侍郎總
領三宣撫司錢糧張浚都督諸軍以為行府屬除吏部
侍郎進徽猷閣直學士知秀州升顯謨閣提舉太平觀
卒寧止有文名慷慨喜論事當艱難時上疏言闕失指
切隱微多人所難言乞禁王安石日錄復賢良方正科
用司馬光十科薦士法倣唐制宰執論事以諫官倚立
皆其顯顯者勤王之舉呂頤浩紀其有輸忠贊謀之勞
寧止與一止岑皆羣從昆弟帝嘗稱寧止忠一止清岑

敏云有教忠堂類稿十卷

胡交修字已楸常州晉陵人登崇寧二年進士第授泰州推官試詞學兼茂科給事中翟汝文同知貢舉得其文曰非吾所能及也置之首選除編類國朝會要所檢閱文字政和六年遷太常博士都官郎徙祠部遷左司官拜起居舍人起居郎昭慈太后垂簾聽政除右文殿修撰知湖州建炎初以中書舍人召辭不至改徽猷閣待制提舉杭州洞霄宮三年復以舍人召詔守臣津發

尋進給事中直學士院兼侍講入對首論天下大勢曰
淮南當吾膺將士遇敵先奔無藩籬之衛湖廣帶吾脅
羣盜乘間竊發有腹心之憂江浙肇吾基根本久未立
秦蜀張吾援指臂不相救宜詔二三大臣修政事選將
帥蒐補卒乘以張國勢撫綏疲瘵以固國本帝又出手
詔訪以弭盜保民豐財裕國彊兵禦敵之要交修疏言
昔人謂甌有麥飯床有故絮雖儀秦說之不能使為盜
惟其凍餓無聊日與死迫然後忍以其身棄之於盜賊

陛下下寬大之詔開其自新之路禁苛慝之暴豐其衣食之源則悔悟者更相告語歡呼而歸其不變者黨與攜落亦為吏士所係獲而盜可弭盜弭則可以保民矣沃野千里殘為盜區皆吾杭稻之地操弓矢帶刀劍椎牛發冢白晝為盜皆吾南畝之民陛下撫而納之反其田里無急征暴斂啟其不肖之心耕桑以時各安其業穀帛不可勝用而財可豐財豐則可以裕國矣日者翟興連西路董平據南楚什伍其人為農為兵不數年積

粟充牣雄視一方盜賊猶能爾况以中興二百郡地欲
彊兵以禦敵不能為翟興輩之所為乎世以為名言李
成盜江淮廷議欲親征交修謂羣盜猖狂天子自將勝
之則不武不勝則貽天下笑此將帥之責何足以辱王
師議遂格盜尋遁周祀守常州坐殘虐免會大旱帝問
交修致旱之由對以殆祀佚罰之故乃以祀屬吏祀疑
為交修所讒上書告其罪遣大理寺丞胡蒙詣常按驗
交修無所絀然羣從多抵罪尋以徽猷閣待制提舉太

平觀六年召為給事中刑部侍郎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久之遷刑部尚書汀州寧化縣論大辟十人獄已上知州事鄭強驗問無一人當死交修乞治縣令冒賞殺無辜罪江東留獄追逮者尚六百人交修言若待六百人俱至則庾死者衆矣請以罪狀明白者論如律疑則從輕詔皆如其言朝議欲以四川交子行之諸路交修力陳其害謂崇寧大錢覆轍可鑒當時大臣建議人皆附和未幾錢分兩等市有二價姦民盜鑄死徙相屬

以今交子校之大錢無銅炭之費無鼓鑄之勞一夫挾
紙日作十數萬真贗莫辨售之不疑一觸憲網破家壞
產以賞告捕禍及無辜歲月之後公私之錢盡歸藏鏹
之家商賈不行市井蕭條比及悔悟恐無及矣時議大
舉交修曰今妄言無行之徒為迎合可喜之論吾無以
考驗其實遽信之以舉事豈不誤國哉帝覺之矍然翌
日出其奏示大臣曰交修真一士之諤諤也蜀帥席益
既去帝問交修孰可守蜀者對以臣從子世將可用遂

以世將為樞密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世將在蜀五年號為名帥自重兵聚關外以守蜀餉道險遠漕舟自嘉陵江而上春夏漲而多覆秋冬涸而多膠紹興初宣撫副使吳玠始行陸運調成都潼州利州三路夫十萬縣官部送徼賞爭先十斃三四至是交修言養兵所以保蜀也民不堪命則腹心先潰何以保蜀臣愚欲三月以後九月以前第存守關正兵餘悉就糧他州如此則守關者水運可給分戍者陸運可免帝命學士院述交

修意詔玠行之議徽宗配享功臣交修奏韓忠彥建中靖國初為相賢譽翕然時號小元祐從之人大允服八年夏以親老除寶文閣學士知信州入辭上欲留侍經筵力言母老願奉祠里中以便養帝曰卿去行復召矣改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九年六月召還除兵部尚書翰林學士兼侍講時河南新復交修奏京西陝右取士之法乞如祖宗時設諸科之目以待西北之士別為號於南宮以收五路之才詔令禮部討論逾年復請補外

除端明殿學士知合州却私請免上供以萬計領州數
月卒交修簡重寡言進止有度為文不事琢雕坦然明
白在詞苑號為稱職自其從祖宿從父宗愈至交脩世
將皆在禁林中興以後學士三入者自交脩始交脩裒
次為書號曰世綵綸集以侈一門之遇至於事繼母以
孝聞撫二弟極其友愛遇恩以次補官若交脩者其文
行之兼副者歟

綦崇禮字叔厚高密人後徙維之北海祖及父皆中明

經進士科崇禮幼穎邁十歲能作邑人墓銘父見大驚
曰吾家積善之報其在茲乎及入太學諸生溺於王氏
新說少能詞藝者徽宗幸太學崇禮出二表祭酒與同
列大稱其工登重和元年上舍第調淄縣主簿為太學
正遷博士改宣教郎秘書省正字除工部員外郎尋為
起居郎攝給事中召試政事堂為制誥三篇不淹晷而
就辭翰奇偉拜中書舍人賜三品服進用之速近世所
未有高宗猶以為得之晚車駕如平江有旨鄒浩追復

龍圖閣待制崇禮當行詞推帝所以褒恤遺直之意有
曰處心不欺養氣至大言期寤意引裾嘗犯於雷霆計
不顧身去國再遷於嶺徼羣臣動色志士傾心又曰英
爽不忘想生氣之猶在奸諛已死知朽骨之尚寒同列
推重除試尚書吏部侍郎時從官惟崇禮與汪藻尋兼
直學士院以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其俗悍強號難治
屬有巨寇起建州聲撼鄰境人心動搖崇禮牧民禦衆
一如常日訖盜息環城內外按堵如故徙知明州召為

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時有詔侍從官日輪一員具前代及本朝事關治體者一二事進入崇禮言祖宗以來選用儒臣以奉講讀若令從官一例獻其所聞既非舊典且又越職望令講讀官三五日一進乃命學士與兩省官如前詔又言駐蹕臨安以浙西為根本宜固江淮之守然後可以圖興復蜀在萬里外當召用其士夫慰安遠人之心時兵革後省曹簿書殘毀幾盡崇禮再執銓法熟於典故討論沿革援據該審吏不得容其私

後有詔重刊七司條勅崇禮所建明悉書為令移兵部
侍郎仍進直學士院御筆處分召至都堂令條具進討
固守利害崇禮奏謀傳金人併兵趣川陝蓋以向來江
左用兵非敵之便故二三歲來悉力窺蜀其意以謂蜀
若不守江浙自搖故必圖之非特報前日吳玠一敗而
已今日利害在蜀兵之勝負又奏君之有臣所以濟治
臣効實用則君享其功臣竊虛名則君受其弊實用之
利在國虛名之美在身忠於國者不計一己之毀譽惟

天下之治亂是憂潔其身者不顧天下之治亂惟一己之毀譽是恤然効力於國其實甚難世未必貴竊名於己其為則易且以得譽二者有關於風俗甚大是不可不察也九月御筆除翰林學士自靖康後從官以御筆除拜自此始楊惟忠邢煥以節度使致仕告由舍人院出崇禮言祖宗時凡節鉞臣僚得謝不以文武並納節別除一官致仕熙寧間富弼以元勳始令特帶節鉞致仕其後繼者曾公亮文彥博他人豈可援以為例詔自

今如祖宗故典進兼侍讀兼史館脩撰時有旨重脩神宗哲宗正史兵火之後典籍散亡宗禮奏神宗實錄墨本元祐所脩已是成書朱本出蔡卞手多所附會乞將朱墨本參照脩定哲宗實錄崇寧間蔡京提舉編脩增飾語言變亂是非難以便據舊錄脩定欲乞訪求故臣之家文獻專迹參照又奏知湖州汪藻編類元符庚辰至建炎已酉三十年事迹乞下藻以已成文字赴本所並從之先是藻奉詔訪求甚備未及脩纂宗禮取而專

之嘗進唐太宗錄刺史姓名於屏風故事曰連千里之封得一良守則千里之民安環百里之境得一良令則百里之民悅牧民之吏咸得其良則治功成矣苟能効當時之事以守令姓名詳列于屏簡在帝心則人知盡心職業再入翰林凡五年所撰詔命數百篇文簡意明不私美不寄怨深得代言之體以寶文閣直學士知紹興府劉豫導金人入侵楊楚震擾高宗躬御戎衣次吳會崇禮以近臣承寧方面謂浙東一道為行都肘腋之

地備禦不可不謹密疏於朝得便宜從事於是繕城郭
厲甲兵輸錢帛以犒王師簡舟艦以扼海道疚心夙夜
殆廢食寢及春帝還七州晏然不知羽檄之遽期年上
印綬退居台州卒年六十贈左朝議大夫宗禮妙齡秀
發聰敏絕人不為崖岸斬絕之行廉儉寡欲獨覃心辭
章洞曉音律酒酣氣振長歌慷慨議論風生亦一時之
英也中年頗剗場屋晚方登第以縣主簿驟升華要極
潤色論思之選端方亮直不憚強禦秦檜罷政宗禮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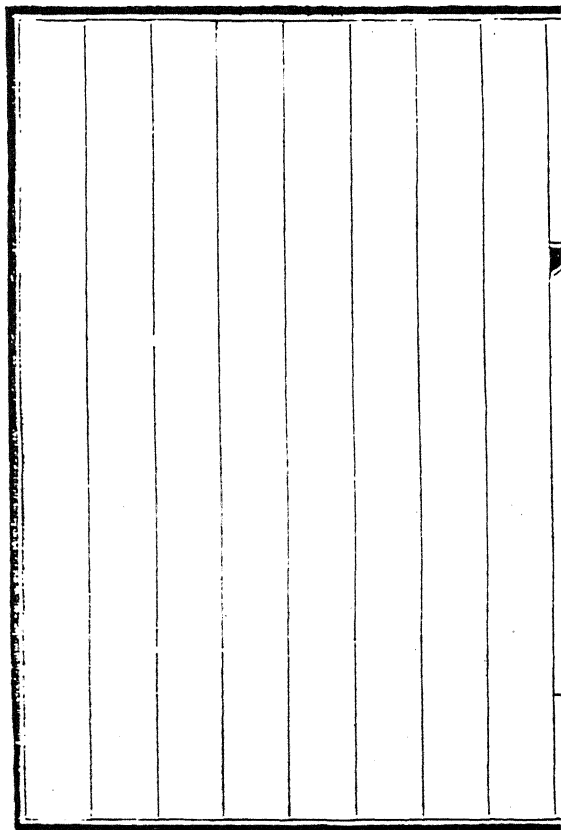
詞顯著其惡無所隱櫓深憾之及再相矯詔下台州就
崇禮家索其藁自於帝前納之且將脩怨會崇禮已沒
故身後所得恩澤其家畏懼不敢陳士大夫亦無敢為
其任保樓鑰嘗叙其文以為氣格渾然天成一且當書
命之任明白洞達雖武夫遠人曉然知上意所在云
論曰建炎紹興之際網羅俊彥布于庶職如衛膚敏以
下七人者其論議時政指陳闕失雖或好惡多不同亦
皆一時之表表者矧一止寧止兄弟之忠清交脩崇禮

之詞翰又有助於治化者焉

宋史卷三百七十八

謹案卷三百七十七第二十五頁前二行呂面王
吉嘗薦舉按前文薦庠者係呂陶此面字疑訛
卷三百七十八第二十七頁前八行其後繼者曾

公亮文彥博刊本曾記魯據曾公亮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 臣蔣予林